

— — — —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左拉集 03
柳鸣九 编选

戴蕾斯·拉甘

全译本

〔法国〕埃米尔·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NLIC2970941193

World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左拉集 柳鸣九 编选

戴雷斯·拉甘

[法国] 埃米尔·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NLIC2970941193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蕾斯·拉甘 / (法) 左拉 (Zola, E.) 著; 毕修匀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5426-4239-4

I. ①戴… II. ①左… ②毕…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3948 号

戴蕾斯·拉甘

著 者 / [法国] 埃米尔·左拉

译 者 / 毕修匀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刘 佳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26 千字

印 张 / 14.75

ISBN 978-7-5426-4239-4/I · 723

定 价: 16.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兴 安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

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里多几个人文书

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再版自序

我曾天真地相信，这部小说可以不要序文。因为我有不是高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是依靠在小说的细节上来表现出思想的习惯。我希望自己的书不需借助预先的说明，就会被人了解并得到恰当的评判。然而，我似乎想错了。

批评界曾以粗暴和愤怒的声调来接待我这部书。有些有道德的人士，在不乏道德字眼的报纸上，装出一副厌恶的怪相，仿佛要用镊子把它夹起来丢到火里去。即使是文艺小报，那些每天晚上报道床第间新闻和密室逸事的小报，谈起所谓的这部书里的淫秽污臭，也似乎拧紧了鼻子。我一点也不抱怨这种种待遇。相反的，当我发现我的这些同行，竟具有少女般的敏感神经时，倒是十分高兴。很明显，我的作品属于我的批判者，他们可以判断说这部书令人作呕，我却没有权利提出抗议。我所遗憾的是这些读《戴蕾斯·拉甘》时觉得脸红的贞洁记者，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真正了解这部小说的。如果他们了解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加脸红。而我，亲眼看到他们适当地表示厌恶，也至少会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比看到所谓“正派”作家们嚷叫一部作品腐败，更令人生气的了。因为我确信，他们在叫喊的时候，实际连叫喊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喊。

所以，我必须亲自拿我的作品奉献给我的评判者。在此我简

单声明一句：我的唯一目的是为避免将来的任何误会。

在《戴蕾斯·拉甘》里，我愿意探讨的是人物气质，而非人物性格。这就是全书的核心。我选择了几个人物，他们绝对地被自己的神经质和血质支配着，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生活中的每一行为，都由其肉体的宿命性所牵引。戴蕾斯和罗朗仅是人形畜生而已。我设法在这些畜生体内，步步深入地探求激情作用的奥秘、动物本能的推动力量，以及神经发作后突如其来的精神错乱和失常。这两位小说角色的爱情，只属于需要的满足。他们所进行的谋杀活动，只是通奸淫乱的后果。他们选择这种后果，正如狼选择了绵羊做食物一样是必然的。最后勉强可称之为他们的懊悔的，只是由肉体机制的紊乱和神经紧张到破裂程度所产生的简单的反抗。心灵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我原来是这样设想的，现在也仍然这样认为。

我希望人们已经开始明白，我的目的首先是一种科学探索的目的。当我的两个人物——戴蕾斯和罗朗被虚构出来时，我就喜欢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考虑解决。例如，我尝试说明两个气质不同的人之间所能产生的奇特结合，指出一个多血质男子与一个神经质女人接触中所引起的深深的烦扰。只要仔细读这部小说，就可发现这里每一章都在对生理学上的某一情况进行研究。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提出一个强壮有力的男子和一个情欲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他们身上寻找兽性，甚至只看见兽性；并把他们投入一个暴烈的悲剧，细心地记录下这些生物的感觉和行动。我不过像外科医生那样，在这两个活的人身上做些尸体解剖工作罢了。

一个人从这样的工作里走出来，还完全沉浸在真实研究的严

肃享受里，忽而听到有人责备他只有描摹淫秽下流绘画的意图，这的确是令人难受的。我就处在这样的境地，如一个没有丝毫情欲杂念的画家临摹着裸体模特儿，而突然有一个批评家宣告说，画家作品中的活的肉体引起了自己的恶感，因而表示非常愤慨，也当然要大惊小怪的。只要我在写作《戴蕾斯·拉甘》，我就忘记了这个世界，让自我消失在对生命的真实而精细的描写里，整个身心都用于做人的机械结构的分析。我可以向世人保证，戴蕾斯和罗朗的残酷爱情，在我看来并没有半点不道德的成分，也没有半点能将人引向丑恶情欲的因素。在这里，作为模特儿的个人品性已经消失了，正如艺术家面对着一个裸体女人，却并不关心这个女人的个人品性，只是专心地想把这女人的真实形态和色彩描绘在画布上。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拿我的作品，比作烂泥塘、污血池、阴沟、垃圾堆，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什么脏东西时，我确实大吃一惊！我懂得批评的漂亮花招，我也曾玩过这样的花招。可在所有的攻击面前，我承认自己还是不免产生了一些失望。我的同行之中，竟无一人起来解释和袒护我的书，都在叫喊《戴蕾斯·拉甘》的作者是一个卑鄙的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在这只喜欢展览侮辱场景的大合唱中，徒然地等待着能有一个声音回答道：“不！这位作家是一个简单的分析者，他可能在分析人的腐败时忘却自己的存在，可是之所以会忘却，正如一个医生在解剖台上会忘却自己存在一样。”

请注意：我丝毫不想为一部据说与新闻界的高雅感觉有抵触的作品请求同情，绝没有这种用心。我只是奇怪：我的同行们怎么会把我看作一个文学阴沟的清扫夫？我晓得，他们老练的眼睛只要将一本书看上十页，就一定会看出一个小说家的意图。于

是，我谦卑地恳求他们，千万费些心思，看清我的本来面目，并按照真相讨论我的作品。

要理解《戴蕾斯·拉甘》，只要站在观察分析的立场上，想指出真正的缺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少许的智慧和真实批评的若干观念就够了，大不必以维护道德的名义，去抓一把污泥掷在我的脸上。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不道德”的责难之声，丝毫不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不是不道德的。我坦然地承认，我从没操心过要把它写得贞洁些或不贞洁。我所知道的是，自己从没有想过，把一些卫道士在其中发现的肮脏东西放进书里。我写其中的每一场面——甚至最狂热的场面时也一样，都只存在着学者的好奇心。我要向我的批判者挑战，请他们在书中找出真正下流的一页。那些专为黄色小书的读者们写作的、大家都知道泄露闺房秘密和幕后丑行的所谓书籍，一印就一万册，且为一些自称正派的报纸所热衷推荐，为什么《戴蕾斯·拉甘》的真实描写，反倒使他们作呕起来了呢！

几声辱骂，一派胡言——看吧，这就是直到今天，我所读到的有关我的作品的全部评论。在和一位朋友亲密的谈话中，他问起我对评论界这样对待我作何感想，我这样平静地回答了他；如今我仍能泰然地这样说。我曾向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作家诉说自己极少有人同情的处境。他回答我下面这句深刻的话：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将使一切门户都对您关闭着，您不能和一个愚蠢的人谈上两分钟，而不促使对方明白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也许是这样吧，我已感到自己对评论界所犯的错误：我竟指出他们不聪明了。不过，对评论界受局限的目光、毫无条理的神经系统和他们盲目做出的判断，我禁不住要表示心头的轻蔑。当然，我是指

时兴的评论界，他们只依靠一些愚蠢的文学成见做出判断，而不能从人性的观点出发。一部有关人性的作品，为了能得到理解，就要求这样的观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笨拙的了，小小评论界，趁《戴蕾斯·拉甘》出版之机，赏给了我几拳，但都平平常常地一一落空了。他们基本上打错了方向。满脸涂粉的女伶跳轻佻放荡的舞蹈时，他们向她喝彩叫好，而同时却对生理学上的一个研究大喊不道德。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也一点不愿意了解：又要自己到了为自己的愚蠢而恐慌的时候，他出击的拳头总是向别人挥动的。而别人，为自己并没犯过的错误受人攻击，确实是忍无可忍的。有时，我惋惜自己没有写淫邪的东西。在这碎石烂瓦飞落到我的身上时，我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受到这愚蠢的打击。我想若真的写了肮脏的东西，受到这应得的惩罚，我将会愉快地接受。

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只有寥寥两三人能读懂、理解和判断一部书，我情愿接受这些人的训示，确信他们讲话时，绝不至于体会不到我的本意就评价我努力的结果。他们将负责地避免发表“道德”“贞洁”的空洞名词；他们将承认，在这艺术自由的时代，我有权利随自己的好恶去选择题材；他们只要求作家，凭良心写出有意义的作品；他们深知，愚昧有害于文学的品质和尊严。毫无疑问，我在《戴蕾斯·拉甘》里尝试采用的科学分析，绝对不会引起他们的吃惊，他们将在那里看到，本世纪为了揭穿一些未知的奥秘，人们在积极探索中所普遍使用过的工具和方法。不论他们所得的结论怎样，都将会承认我的出发点：我在研究人的肉体 and 气质在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极大变化。我将站在那些怀着善意寻求真理的真正的评判者面前，他们既不幼稚，也没有假廉

假耻，遇到赤裸裸的、活的解剖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不相信自己应该显示出难受得作呕的酸样。诚实的研究，像火一样会净化一切。真的，如果在这样的我所喜欢的、梦想的评判庭前，我的作品将会是很卑微的，我将呼吁评论家们对它做出极其严厉的批判，我愿意它最后形成时涂满了修改的黑线。真能这样，我至少将产生深深的快乐感：看见他们批评我，是为了我所做的尝试，而不是为了我未曾做过的东西。

从现在起，我似乎就听见一种伟大的批评，那曾革新了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的自然定义的批评，向我宣判：“《戴蕾斯·拉甘》是一种非常例外的研究，近代生活很少被幽闭在可怖的丑恶和疯狂里，生活的悲剧较多曲折，这一类情况应该被放在一部作品的次要地位；作者为了不损失自己观察的成果，强调了每一细节，因而给整篇内容增添了过多的紧张、剧烈感。另一方面，文体也没有一部分分析作品所要求的淳朴。总之，为了写一部好的作品，一个现代作家必须以更加宽广的目光观察社会，必须在更多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描写社会，尤其要注意使用简洁、自然的语言。”

我愿意费二十行字去回答那些既天真又恶意、极其令人恼火的批评。但我忽然发现，我若这样做，仍会像长久执笔在手时常常发生的那样，将只变成和自己的谈话。知道读者们不喜欢如此，我就停止下来了。如果我有写一篇宣言的愿望和闲工夫，我也许会尝试维护某记者谈及《戴蕾斯·拉甘》时所谓的“腐烂文学”。然而，这有什么必要呢？我所光荣隶属的自然主义作家群，还有足够的勇气和积极性，去生产强有力的作品，它们本身就含着维护的力量。

由于某些评论家的完全盲目和偏见，一个小说家才被迫来写一篇序文。由于爱好光明，我犯了写一篇序文的错误。既已写出，就恳请聪明的人们宽恕我的多事，因为人们自能看得明白，不需要别人在大白天给点起一盏灯来。

埃米尔·左拉

在该纳歌路尽头，若人们从码头走来，可以看见新桥巷。那是一条狭小而阴暗的过道，自马塞琳街通到塞纳河路。巷堂至多有三十步长、三步宽，铺着碎裂的已经松动的淡黄色石板，经常发出浓烈的湿味，顶上直角地镶盖着的玻璃，沾满了一层污黑的灰尘。

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当闷热的阳光烘烤着街道之际，一条淡白的光线，从肮脏的玻璃顶上射下来，在这狭小的弄堂里投下可怜的影子。在恶劣的冬季里，那些空际弥漫浓雾的上午，玻璃顶则把齷齪丑陋的阴影映在石板上。

左边，开设着几间店铺。店铺低矮而昏暗，简直像从洞穴中发掘出来似的，散发着寒冷气息。这里有旧书商人、儿童玩具商人、纸板制造商人，他们陈列的商品罩满了尘灰，模糊地沉睡在阴影里。小玻璃块拼合成的橱窗，使货物映出淡绿色的奇怪反光。在这酷似洞窟的店铺里边，透过货橱，只看见奇怪的阴影在里面蠕动。

右边，沿着整个弄堂，竖着一堵高墙，对面的商人们把许多木售货亭贴放在墙边。一些大概二十年来一直弃放在这里的不知名的商品货物，倚着涂了褐色的简陋纸板排列在橱内。一个卖假

珠宝的女商贩，就活动在这样一个木亭里。她在那里出售几个铜子一枚的铜戒指，正在把一枚枚戒指认真地放在桃心小木箱里的一层蓝绒上。

越过玻璃顶，高墙仍然向上升去，乌黑的墙壁敷着粗劣的灰土，仿佛布满了麻风病的症状，到处都是难看的疤痕。

新桥巷不是游人散步的地方。人们只是为避免多走路，节省几分钟时间，才走这条狭道的。只有忙忙碌碌的人，一心想走得快些，不愿多转弯，才乐意经过这里。在这里，时常看到的是，腰间系着围裙的学徒，携着工具的工人，以及许多夹着包裹的男男女女，还有在玻璃顶投下的暮色里拖着步子行走的老头子。成群的孩子从学校出来后，很快地拥到这里，木鞋跟踏在石板上，汇成一片烦扰不堪的噪音。整日都有杂乱的脚步踏过石板，任何人都不停留，不说话，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很快地走了过去，不向店铺投射一瞬目光，只有急促的脚步和石板颤动的声音。开店的人们总是以不安的神态注视着这些行人，最难得的是有时居然奇迹般地，会有几个闲人在他们的货摊前停留下来。

入夜之后，弄堂由三盏装在笨重的方形灯架上的煤气灯照着。那吊在玻璃罩下的煤气嘴，向玻璃罩里吐着紫黄色的光斑，并将惨白的微弱光圈散向四周。它们闪闪烁烁地颤动着，好像一霎间就要熄灭似的。弄堂充满了偏僻凶险之地的凄惨景象，极大的阴影伸展在石板上，潮湿的气息从街道上吹来，真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地下墓道，摇曳着三盏昏昏的丧灯。商人们在夜间对光明的需求，就以这煤气灯映入橱窗玻璃上的微弱光线为满足。在店铺内，他们只点上一盏盖有灯罩的油灯，平时总把这盏灯放在账台的一角，使过路的人们得以分辨出，在这白天也被黑暗侵占着